

考古探秘纪实丛书

岳南◎著

旷世绝响

擂鼓墩曾侯乙墓发掘记

如同世界上许多重大考古发现都肇始于野外修路造房、挖坑筑坝一样，曾侯乙墓的面世，源于当地驻军的一次偶然性施工：一个神秘国家的王侯将相们延续长达二十几个世纪的埋葬之所与无数宝藏就此揭开。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旷世绝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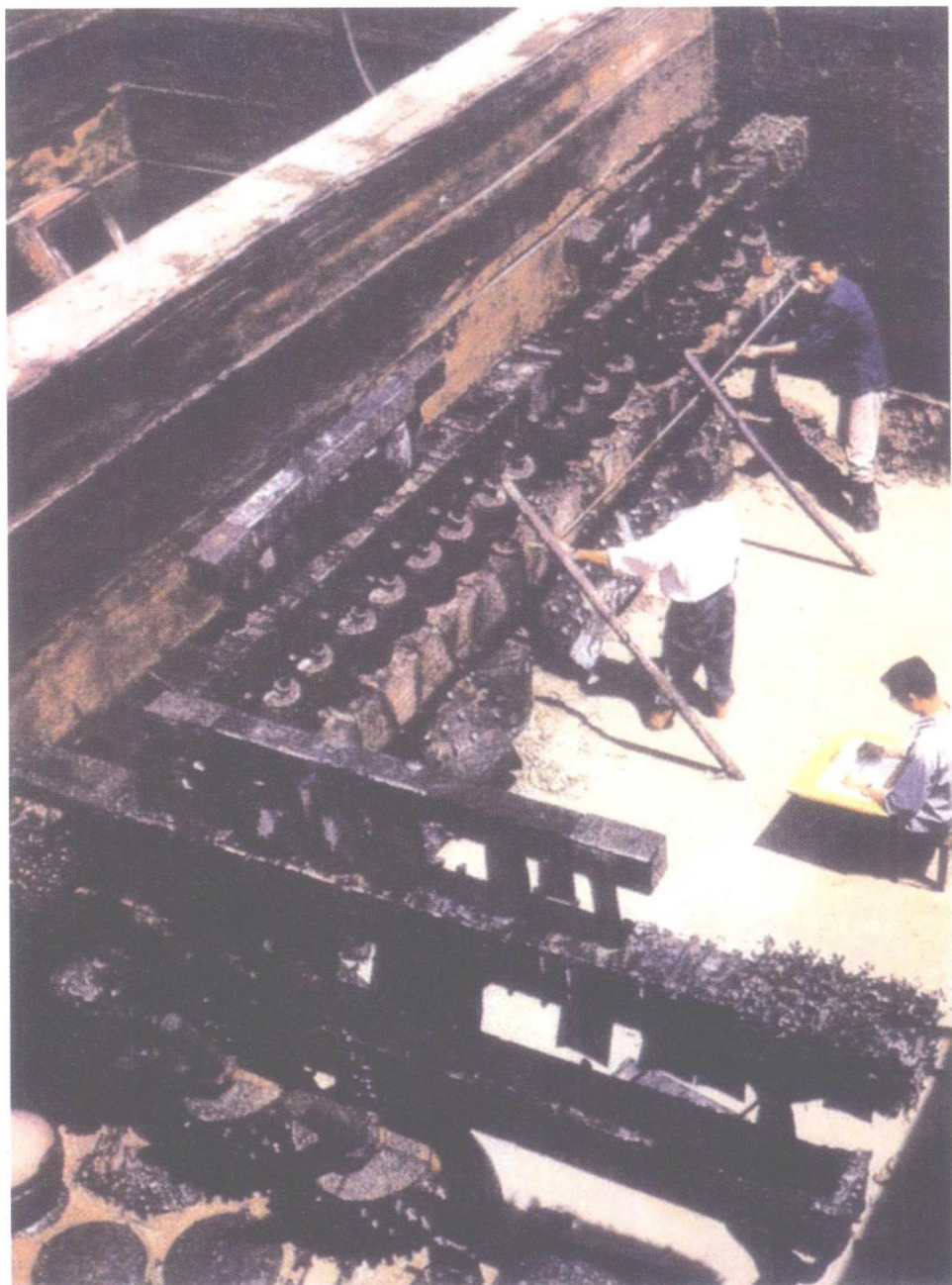
擂鼓墩曾侯乙墓发掘记

岳南◎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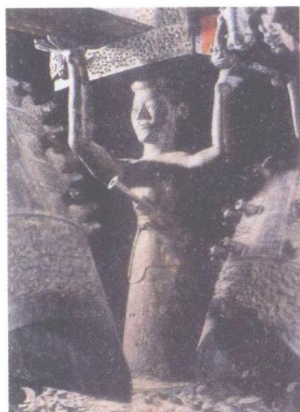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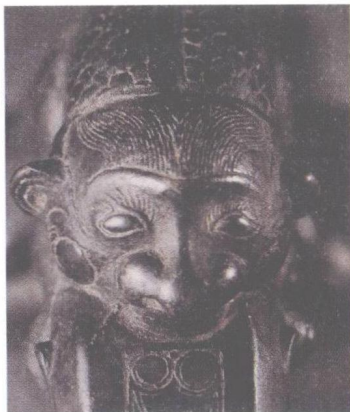
2012年·北京



全套编钟于墓中出水时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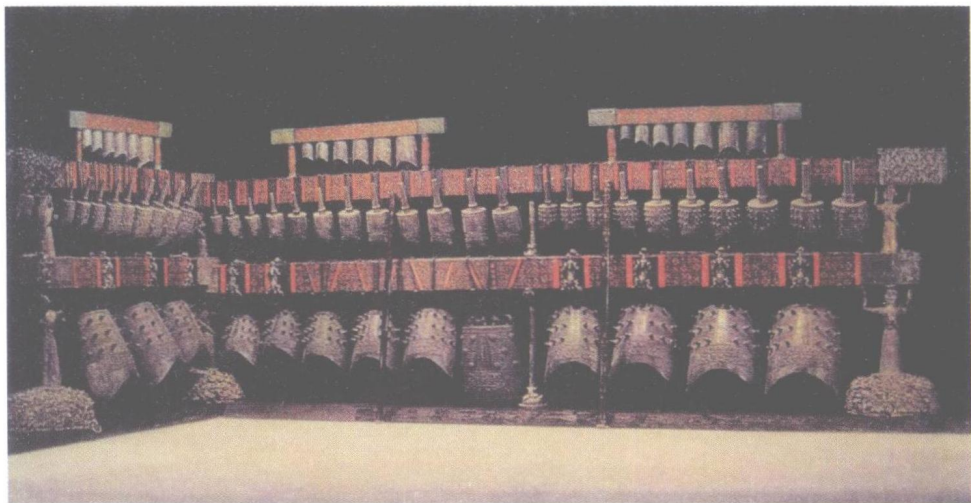
编钟下层转角处佩剑青铜武士



甬钟旋上猴头龙身钮的猴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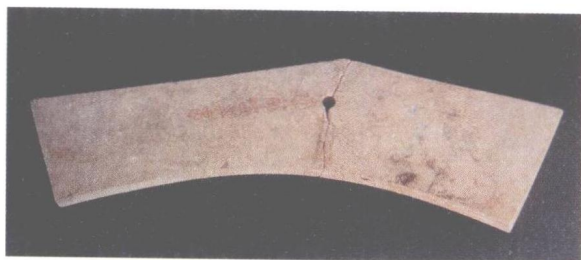
中下层长枚甬钟正面钲部
铭文“曾侯乙乍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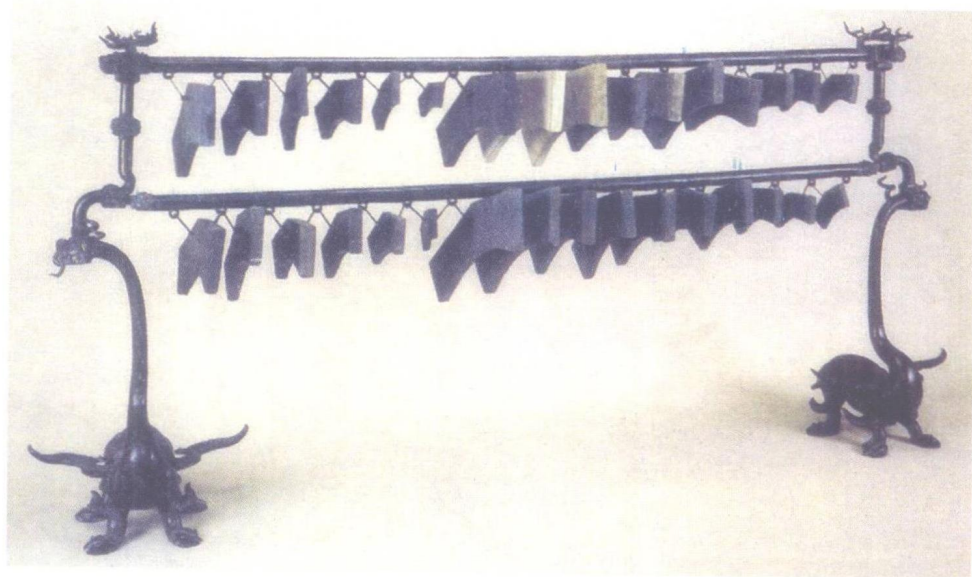
复原后的曾侯乙编钟



青铜磬架怪兽立柱座（有舌）



石磬（原件）



墓中出土的编磬复原全貌



彩漆木雕盖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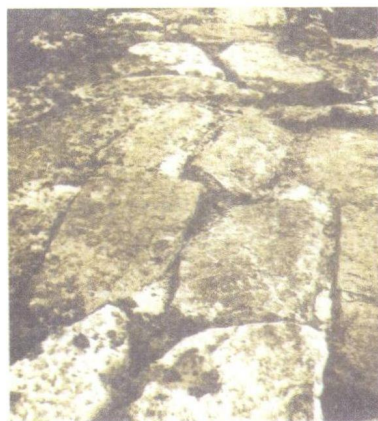
木雕盘鹿



鸳鸯形漆盒上的钟磬乐舞图



考古人员正在清理乐器



墓坑填土层中铺砌的一层大石板



墓中出土的瑟



墓中出土的十弦琴



墓中出土的E61号衣箱



墓中出土的E66号衣箱



E66号衣箱盖板上的“甲寅三日”字样



主棺下出土的有盖金杯



墓主外棺



主棺室出土的绕于木陀上的金弹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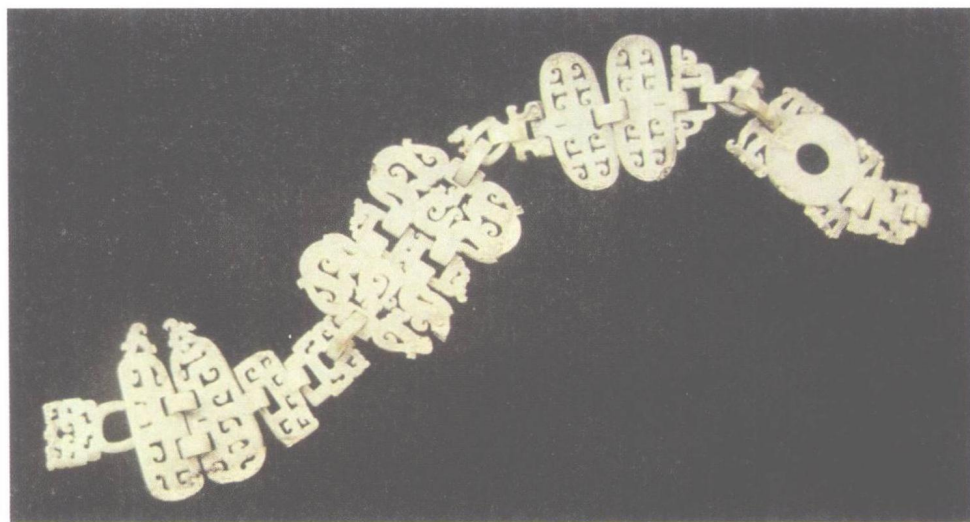
金盏顶部图案



主棺下出土的金镇



玉带钩



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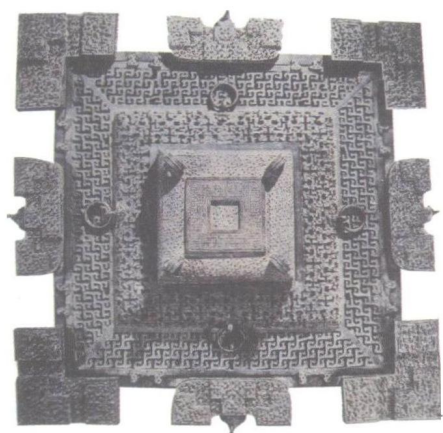
青铜尊自盘中分离后情形



墓中出土的匜



墓中出土的青铜尊盘



青铜冰鉴、鉴缶（俯视）



墓中出土的大尊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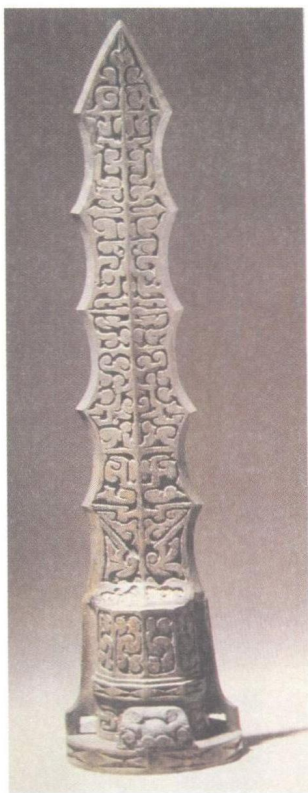
墓中出土九鼎八簋之束腰大平底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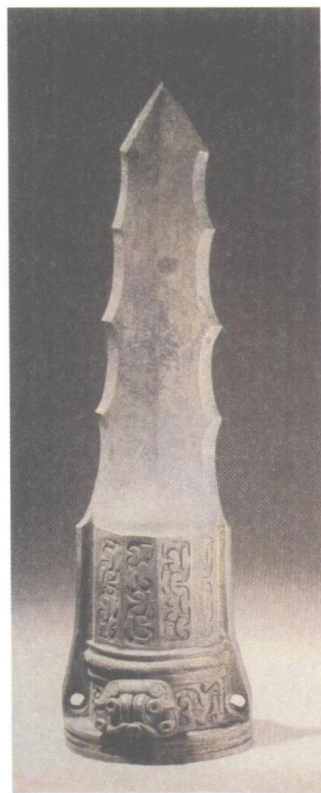
带方环圆形车惠



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青铜受



带矛的车惠



带矛的车惠

序 往事如昨忆犹今

春夏之交，岳南先生把刚刚完成的书稿《旷世绝响——擂鼓墩曾侯乙墓发掘记》寄来，嘱我阅后提些意见，顺便写一篇简单的序言。我作为湖北省博物馆的一名文物考古工作者，有幸主持了曾侯乙墓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目睹了一批珍贵文物面世，对当年的人与事及发掘过程较为了解，此前又看过岳南先生与友人合著的以考古发现为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风雪定陵》等书，并认为以这样的文学形式反映古代文化遗产的发现与发掘，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于是便愉快地答应下来。

屈指算来，曾侯乙墓从发现到发掘工作全部完成，至今有31年。若按湖北省政府与国家文物局共同为发掘者庆功授奖的1979年3月26日为这一事件全部结束的标志，则正好是30周年。30个春秋一晃而过，发掘时还算年轻的我渐入老境。有人说往事如烟，但有些往事并非如烟，也并未全部付之红尘，它仍存活于事件本身和一代代人们心中，并随记录者、研究者不断发现、发掘、研究、传播，而长久留存于人们的记忆里。翻看岳南先生的书稿，我的感觉正是如此，面对一页页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那难忘的日日夜夜以及曾侯乙墓出土的稀世珍宝，再度浮现在我的眼前。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从十年“文革”浩劫中渐趋苏醒，进入了一个大变革时代。1978年，武汉空军驻随县部队于营区山冈平地建造厂房时，意外发现了一座有明显盗洞的大型古墓。经报请省、中央批准，湖北省博物馆与襄阳地区、随县的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进入现场进行抢救性大规模考古发掘。这便是后来轰动中外的擂鼓墩一号墓，即曾侯乙墓。此项发掘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被誉为20世纪中国境内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曾侯乙墓位于随县西郊一个山冈上，坑口呈不规则多边形，规模宏大

壮观，棺槨与随葬品匿藏于13米深的山冈底部。木槨面积达两百多平方米，如此规模的木槨墓，为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发掘后，发现棺槨如初，彩绘清新亮丽，如同刚下葬一般。虽有盗洞深入墓穴深处，但因下面积水深达三米，盗墓贼下手极其困难，因而从发掘情况看，对整个墓室干扰不大，墓内共出土珍贵文物一万五千多件。这些文物种类繁多，世所罕见，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日用器具、丧葬用品、工艺装饰品等等，应有尽有。虽墓内槨室积水颇深，并有部分淤泥塞于槨底，但随葬器物大多排列有序，没有移位，这为考古人员研究古代葬制、礼仪等创造了条件。器物出土后，经过清洗，光亮如新，灿烂生辉。器形设计之巧，制作之精，规格之高，令人叫绝，许多种类在国内甚至世界上都是首次发现。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确认，在曾侯乙墓出土的器物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达143件（套），其中中国宝级9件（套）。一个墓内出土国家一级和国宝级文物如此之多，在湖北是第一次，在全国也没有几处可与之匹敌。最令人瞩目的是一架青铜编钟，由大小65件组成、重达2.5吨，出土时仍保持下葬时的姿态，整套钟有序地悬挂在一副铜木结构的彩绘梁架上，不但完好无损，且能发出纯正、优美的乐音。经专家测试，全套编钟音域宽达五个半八度，至今仍能演奏古今乐曲。埋藏两千多年的编钟重新出土奏响，被誉为世界罕见的奇迹。

除了精美珍贵的文物，这座古墓深受世人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出土文字资料相当丰富，堪称是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著名的《汲冢书》发现之后，近一千七百年来一座墓葬中出土文字资料最多的一次。正因为有了如此丰富的古代文字出土，才使许多湮没日久的历史谜团得以破解。通过对出土器物 and 文字对比考释，擂鼓墩一号墓墓主是古代江汉地区曾国一位名叫乙的男性国君，生活于战国时期，下葬具体年代约在公元前433年或稍晚，距今已两千四百多年。墓主身份之高、入葬年代确切、随葬器物又如此丰富的古墓葬，在湖北省属首次发现，整个中国同类墓葬也为数不多。另外，曾侯乙墓恰好位于荆楚大地通向中原大地的随枣走廊，这是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南方荆楚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交流荟萃之区，其文化内涵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色，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可以

说，曾侯乙墓的发现与发掘，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重大的考古收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人对公元前5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科技、艺术等学科的认识。或许，正是有了这诸多的“奇迹”和非同凡响的伟大创举，才促使作家岳南先生产生了采写的欲望与冲动，并经过一番努力，最终将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奉献于读者面前。

记得前年这个时候，岳南通过我的好朋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先生引介，自北京来到湖北省博物馆找我，就我在曾侯乙墓发掘中所知道的情况进行了详细采访、记录。此前他已去过襄樊市博物馆，和当年的发掘人员李祖才等进行过交流，其后又赴随县擂鼓墩现场考察，找相关人士访问，对当年这座古墓发现的前因后果，甚至发掘中一些人事纠葛都进行了详细了解。两年后，有了这部专著的完成。就曾侯乙墓的发现、发掘来说，这部作品的问世，无疑是一件十分有纪念意义的事情，特别是在发掘30年的历史时刻，它不啻为考古事业献上了一份厚礼，作为当年参与其事的一员，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

我仔细阅读着这部书稿，被文中那引人入胜的描述所吸引而不忍释卷，几个日夜过去，当我翻毕最后一页，涌上心头的第一个感觉是，这确实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通篇以曾侯乙墓的考古发现和发掘材料为依据，以墓主与大批珍宝的面世及有关事件为主轴，从中展开富有节奏起伏的叙述，发掘中发生的故事，以文学叙事的形式和手法娓娓道来，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悬念迭出，奇思妙想频生，既真实生动又亲切感人，特别是对一些细节描述上，更是令人出乎意料，禁不住感叹击节。书稿之所以达到这样的文学和艺术高度，除了作者的功力与才华，我想大多与岳南先生采访工作的扎实深入有极大的关系。就我所知，在来鄂采访的日子里，他往返于武汉、襄阳、随县之间找当事人了解情况，核对细节，并就某些历史往事多次深入农村，克服困难，查找当年知情者的下落，寻其真情。一路风尘仆仆，费尽心力，可谓大不易矣！如果没有这样的辛勤劳动和为此流下的汗水，就无法捕捉到生活中的细节，而细节是文学艺术的灵魂，如果缺失这个灵魂，将不再是一部优秀的作品。